

哦！爸爸们

オー！ファザー

〔日本〕伊坂幸太郎 著

董方译

中国大陆地区
唯一作者授权收录后记版
日本小说魔术师
伊坂幸太郎
创作生涯集大成之作
畅快淋漓的阅读体验

哦！ 爸爸们

〔日本〕伊坂幸太郎 著

董方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哦! 爸爸们/(日)伊坂幸太郎著;董方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3
(乐读文库)
ISBN 978-7-5447-2316-9

I. ①哦… II. ①伊… ②董…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77490号

OH! FATHER by Kotaro Isaka
Copyright © 2010 Kotaro Isaka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2010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Ltd.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Ltd. through Owls Agency Inc.,Tokyo.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by Yilin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1-6号

书 名 哦! 爸爸们
作 者 (日本)伊坂幸太郎
译 者 董 方
责任编辑 韩继坤
特约编辑 刘玉梅
原文出版 新潮社, 2010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销售电话 010-84910228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80毫米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40千字
版 次 2012年3月第1版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47-2316-9
定 价 28.00元

人的一生中，

大部分有意义的事情，

看上去都像是徒劳无功的。

走在由纪夫身旁的多惠子，从一开始就不停唠叨着抱怨她爸对她的不信任：“你敢相信吗？我爸昨天居然擅自跑进我房间了呢。”

照理来说，下午五点应该是篮球队在体育馆练球的时间，不过现在正值中考前一个礼拜，原则上所有社团活动都已暂停，大家一律回家复习迎考。五月中旬的傍晚，天还亮堂着，太阳光透过薄雾般的云层柔和地照耀在街道上。

多惠子的出现纯属突然，她冷不防从岔道上蹦出来，“喂，听我说呀”，就这么开始抱怨起她爸的不是。

“我不想听。”

“我爸哦……”

从市中心那边传来大喇叭的广播声，可能是下下周的县知事选举迫在眉睫了吧。从喇叭里传来一个清晰有力的声音，但听起来总有一种假扮率直推销自己的感觉。由纪夫心想：等我到了有选举权的年龄，可能这种演说听在耳朵里又会是另外一种感受。

“我爸偷偷摸摸溜进我的房间，是不是很讨厌？”

“多惠子，你爸是公司职员吧？”

“嗯，有线电视的推销员。”

“你们家的房子可是靠你爸做推销，强忍着泪水和牢骚，任劳任怨地拼命赚钱盖起来的吧。”

“那又怎样？”

“都已经让你白住了，就别要求太多了。”

“你意思是，原谅他了？”

“你爸一定是担心你吧。”由纪夫勉强举出例子，“比如说，看看你有没有做不正当的勾当啦，是不是有了男朋友之类的，总之，你爸一定是担心你就对了。或者，怕你放学回家路上被讨厌的同学搭讪，诸如此类的。”

“随便跑进女儿的房间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况且我都已经高二了。”多惠子留着一头短发，长着一张白皙的圆脸，给人的感觉既像是爽朗的运动选手，又像是会窝在家里的文艺小女生。“那你说的‘担心我做不正当的勾当’，都有些什么不正当的勾当了？”

“不正当的勾当啊，那可多了。”

“比如说老鼠会？”多惠子说。从她的侧面看去她完全当真了。

“对，没错。”由纪夫随声附和。

“我可没参加那种会哦，而且我现在也没有男朋友。”

由纪夫认为根本没必要给予回应，因此选择默默地继续前进，心里寻思着到底是该另找话题，还是该从岔道溜走留下她一人。

多惠子撅起小嘴，说道：“由纪夫，你干吗不吭声了？我都已经说自己没男朋友了，你总得说些什么吧？”

“说……说些什么啊？”

“比方说‘打死我也不信多惠子会没有男朋友’，或者‘这下我可有机会了’之类的。”

“打死我也不信多惠子没有男朋友。”由纪夫摆明只是照本宣科而

已，但多惠子却心满意足地说：“其实我上个月才刚跟前男友分手。”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由纪夫并不是很想知道，或者更应该说他对此完全没有兴趣。不过可以想象，此时如果不接口问，一定又会挨骂。

“你跟谁交往过？”

“熊本君啊。”

“哦，是熊本学长啊。”这回可是发自内心的感叹。熊本是由纪夫所在篮球队的学长，担任前锋。虽说前些日子刚退队，但他可是县级代表，身高一米八，腿长、脸俊、头发飘逸。他是立往生弁庆再世^①，女高中生们的视线宛如一支支利箭，毫不吝啬地全都射在他一人身上。由纪夫不敢相信这样一个广受女生欢迎的熊本前辈，居然会跟多惠子交往过。

“但你们已经分手了？”

“对啊，说到底，他看中的也只是我的身体。”

由纪夫心想：高中男生不就是那样吗？当然，他没有笨到把这话说出口。“总比看中你的钱，或把你卖去换钱好吧？”

由纪夫所在的高中位于市区南郊，孤立于一片办公楼之中。穿过喧闹的繁华街，进入拱顶商业街后，车辆逐渐变少，不久便会看到一条东西流向的河川。只要顺着这条被由纪夫他们从小就称作恐龙川的河流下游方向看去，就能看出恐龙的背脊，因而得此美名。恐龙川上架着一座坡度平缓的拱桥，名为恐龙桥。桥的样子跟恐龙毫无关系，就因为架在恐龙川上，因此得名，这实在是有点敷衍了事。桥两侧有着宽阔的人行道，并排站五个大人也绰绰有余。

前方有一群小学生，他们从肩上卸下大书包，吊儿郎当地用手拖着，每走一步那只大书包仿佛就要被自己的脚踢到。快下桥时，由纪夫

① 武藏坊弁庆，镰仓时代武将，曾跟随义经讨伐平家。传说弁庆身中万箭站立而死，即著名的“立往生”。

发现多惠子依然走在自己身旁。“喂，你家好像不是这边吧。”

“没关系没关系。”多惠子轻松的口气让由纪夫产生一种不详的预感，“什么意思嘛？”

“我呢，一直都想去看一次由纪夫的家。之前听熊本君说过，说由纪夫的家是不让人去的。”

“一个打你身体主意的人，他的话能相信吗？”

“那么，你有不肯告诉我你家在哪儿的理由吗？有吗？”

“没有。”由纪夫深深知道，这时如果回答“有”，接下来的问题必定就是：“是什么理由呢？”

“既然这样，让我去一次你家也没什么没关系啊。”

“我都说那样不好了。”

“行啦行啦，反正我无所谓。”

“我有所谓。”由纪夫摇摇手，只留下一句，“赶快回自己家去。”没想到多惠子纹丝不动地留在原地，说：“昨天跟我爸吵架，今天想晚点回去让他着急着急。”

因为想让老爸担心，所以就变成去别人家里调查情况？由纪夫虽然心里这么想，但却无力反问。

“让我顺道去你家看看又怎么样了嘛，难道你心中有鬼，不想让别人知道你家的事？”

“开玩笑，如果让你知道我家的情况，怕你会五体投地，叫我一声‘由纪夫大人’。”

“什么呀，你说什么傻话呢。”多惠子不想与他抬杠，只是说了一句，“哎，真是的，爸爸就是烦，难道你不这么认为吗？”

多惠子你还好吧，我家可有四个爸爸，你敢相信吗？由纪夫心中想到，差点没把这话说出口。

过了这个信号灯，可真要到家了，由纪夫当场向多惠子哀求道：

“求你了，你就回自己家去吧。”

由纪夫认为，都已经说不欢迎了，还要强行进入别人家，这样会给自己增添不少困扰。而多惠子却搬出“日本宪法规定公民有行动的自由”这一莫名其妙的理由，毫不让步。

“哟，由纪夫。”这时，听见有人在叫自己的名字，由纪夫被那声音一吓，抬起头，看见十字路口对面有个男人无视红灯的存在，正确地说应该是“无视红灯存在的意义”，正骑着自行车穿过马路朝自己而来。

“哦。”由纪夫像霜打的茄子，毫不掩饰自己的沮丧，别扭地叫出了对方的名字，“阿鹰。”

大概是因为强行刹车的关系，自行车后车轮一下子悬空离地，车子猛地朝前倾斜后硬是停了下来。阿鹰一脸春风得意，可能非常满意自己的停车方式。唉，明明就已经四十岁了。由纪夫不由苦笑。

“你刚回来啊，我正要出门，一进一出哦。”可能是受到名字的影响，总觉得阿鹰的脸看上去很像某种猛禽类。他鼻子高挺，目光敏锐，总是一副虎视眈眈紧盯猎物的样子。而身上穿的呢，不是大红衬衫就是有着夸张花纹的夹克，虽然大多为没什么品位的便装，但跟他的气质总算还相配。

“去打柏青哥？”由纪夫问。

“赛狗啦。”阿鹰的眼睛眯成一条线。

这么说起来，今天是礼拜三，夜场的开赛日。“你还要赌啊？”

“别这么说嘛，你说我不赌还活着干吗呢？”

“也是。”

见由纪夫如此直白，阿鹰皱起眉头说：“不是啦，不赌的话总觉得美中不足吧。由纪夫你也一起去吧，赛狗去。”

不知道是出于政策放宽还是经济特区制度，或者只是单纯地修改了宪法，总之三年前县里开始允许赛狗。简单来说，赛狗就是赛马的缩小版，从今年一月起，每逢周三五六各有一场公开赛。尽管参加赌博的金额设有上限，但只要年满十六周岁，即便是高中生也能入场观看。虽

然“滋长侥幸心理”以及“有碍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这类反对意见占多数，但结果却是“有必要让孩子从小知道赚钱养家的辛苦”的呼声占了上风。

“我就算了。”

“真的假的？好可惜哦。看着那群格雷伊猎犬精神抖擞地奔跑在夜幕下的赛场上，大光灯集中在它们身上，那是何其壮观呀。”阿鹰眯细两眼，陶醉地望向远方，貌似已经开始憧憬起来。由纪夫心想，他该不会看到海市蜃楼了吧。

“我也好想去看看赛狗啊。”就在这时，多惠子在旁冒出一句。

“赛狗很棒哦，只要看着那些以每小时七十公里的速度奔跑着的赛狗，就会心旷神怡……”阿鹰说着，突然看见多惠子出现在眼前，“……啊，你是……”由纪夫本打算靠调整自己的站姿以及位置，当一个人肉掩体，把多惠子隔绝在阿鹰的视线范围以外。可他失败了。“由纪夫的同学吗？”阿鹰问道。

“是啊是啊，我叫多惠子。”多惠子立刻自我介绍。

“你该不会是他的小女友吧？”见阿鹰两眼放光，由纪夫立马吐出一句：“说什么蠢话呢。”

可多惠子来劲了，故弄玄虚地笑着说：“这可说不定哦。”

“真的假的？”阿鹰的反应也不能称之为欣喜若狂，但却让由纪夫觉得这表情似曾相识。由纪夫马上想起来了，就跟去年年底投中有马纪念^①一场连胜复式^②时那股欣喜若狂的样子一模一样。顺便一提，那次是错填了投票误打误撞才赢的。

“太好了，这一天终于到来了。”连这句夸张的台词也跟那时候一

① 日本中央竞马会所举办的锦标赛，是日本赛马季度内重要的长途赛。

② 日本的胜马投票方式中的一种，除此之外还有单胜式、复胜式和连胜单式。

样。阿鹰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跟多惠子互握了双手。

“由纪夫啊，这种事情怎么都不跟我讲呢？就说嘛，我们由纪夫怎么可能没女朋友呢？”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多惠子心情颇好地接着话。就在这时，她突然想起似的说：“请问您是……”

“我啊，是由纪夫的爸爸，爸爸呀。”阿鹰得意扬扬地笑着回答。可能是那颗虎牙太过醒目的缘故，总让人觉得阿鹰的笑容里像是带着什么企图。

“啊，您好！”多惠子使劲地点点头，“原来是由纪夫的爸爸呀。”接着，大概是出于礼貌，她还对阿鹰说：“由纪夫长得的确跟您很像呢。”

少说这种不负责任的话，由纪夫急忙想要阻止，但为时已晚。阿鹰满脸幸福地握住多惠子的一双小手说：“是吗，我们父子俩很像？”

“嗯嗯。”多惠子后退一步，可能也被阿鹰如此兴奋的样子给吓到了。

“就是嘛，由纪夫还是跟我像嘛。”阿鹰心满意足地猛点头。他突然发觉时间紧迫，说：“啊，那下次再见了。”说完便骑上自行车。“可别让另外几个家伙跟多惠子见面哦。”说完这句便提起前轮，又加上一句：“今天要是赢了，请你们吃烤肉去。”话音刚落就嗖地飞了出去。

“能在这里见到你爸还真是巧呢。”多惠子说，“不过，你爸刚说的‘另外几个家伙’是谁呀？”

“就是另外几个爸爸呗。”

“‘另外几个爸爸’是什么意思？谁的爸爸？”

来到由纪夫家门口，多惠子面对着那栋宅子，用夹杂着感叹与责怪的语气说：“心机鬼！由纪夫你好有心机哦。”当面被她这么说还是头

一次，由纪夫对此觉得很有新鲜感。

“有心机到底是什么意思？”由纪夫紧锁眉头。

“原来由纪夫是有钱人家的孩子啊。”多惠子大发牢骚。由纪夫不知如何应对，只好说：“我有两个问题。首先，为什么不分青红皂白就说我们家有钱？再来，为什么有钱就是有心机了？”

“可是可是可是，你们家明明就是豪宅嘛。这里有多少平米？看这样子是我们家的几倍呢，几倍哦。”

由纪夫再次朝自己家望去。围着栅栏的庭院里草地与树木被修整得漂漂亮亮，一条铺着碎石子的小路缓缓通向屋门口。横宽竖窄的独栋两层楼建筑虽然平时看惯了也不觉得，但若是与这条住宅街上其他的住家比起来的确是宽敞多了。“确实是大了一点。”由纪夫也承认，“可是因为住的人多了就不觉得大啦，人口密度也大嘛。”

“耶，由纪夫你是独生子是吧？难道不是跟爸爸、妈妈三个人住的吗？”

“是爸爸、妈妈加上我，一共六个人住。”

“算错了吧。”多惠子说，“怎么回事啊，这是？”她探出身子，朝门口的名牌看个不停。“啊，这里有好多人的名字。”

由纪夫心想反正豁出去了，打开院门走了进去，多惠子当然也跟在他屁股后面。不知道她是抱着一不做二不休非得进去的心情，还是不弄清真相就绝不回头的决心。

“看过我家后就马上回去，知道吗？”

“知道知道。”多惠子边回答，边四处张望，“这么大的院子，你也太有心机了吧。”

由纪夫他们走在铺满碎石子的小路上，突然看见一个男人正杵在院子里。“阿悟。”由纪夫招呼道。只见他直挺挺地站着，入神地看着手中一本文库本，橡皮管落在他脚边，可能是正给花草树木浇水浇到一半却被文库本的内容吸引了。“哦，是由纪夫啊。”那名戴眼镜的男子回

答。也许是注意到由纪夫身后的多惠子，男人露出诧异目光，不过转眼间便舒展开眉头，跟多惠子打起招呼：“你好啊。”

“谁呀？”多惠子凑过脸去，小声嘀咕。

“我爸。”

“你爸？”多惠子转回头，像是指着刚刚才离开的阿鹰，嘟囔着，“可刚才那个也是……”

“那个也是，这个也是，都是我爸。”由纪夫说着，用鼻子倒吸一口气，随后又缓缓地 from 嘴巴里吐出。

“我都糊涂了。”

“如果想喊我一声‘由纪夫大人’就是现在了，趁你还没想替我加上爵位之前。”

晚上，妈妈打来电话说今天加班会晚回来，于是由纪夫就和爸爸们一起用了晚餐，他们准备把冰箱里剩下的一点咖喱吃掉。家里人数一多，严格说来是爸爸的人数一多，厨房里的电炉、炖锅、平底锅的容量就相应变大。今天，他们也是用那个大容量的炖锅把咖喱加热，然后分了当作大家的晚餐。

才吃到一半，电视里播放起当地电台的一组节目——县知事选举特辑。虽然有四人列入候选名单，但事实上较量仅在现任知事白石以及前任赤羽两人之间展开，而四年前上一届县知事选举的争夺战也在这两人之间展开的。他们各自拥有一批狂热支持者，人数不分上下，彼此相互憎恨着。因此，与其说是他们一对一的较量，还不如说是骑兵队式的集体对战来得更为贴切。

媒体把白石与赤羽间的角逐津津乐道为“红白县知事大选赛”。有着学者气质、外表清爽但不能给人安全感的白石与一脸奸相、轻率鲁莽但却给人可靠感的赤羽，两人对比鲜明。

“我可听到引起骚动的传言了，说赤羽背后有可疑集团给他撑腰

呢。”阿鹰往嘴里塞了口咖喱饭，说道。

“‘可疑集团’是什么集团？”小葵笑了，“总是在你嘴里出现的那些跟赌博、投机有关的家伙，他们才比较可疑吧。”

“我们只不过是喜欢赌，输就输了，好歹只是找个乐子。可想靠选举在政界里出人头地的那些家伙们是绝对不愿输的，为了取胜弄虚作假。那些愿赌却不服输的家伙们，一点人品都没有。”

“不管最终是哪一方获胜，总之，这次的知事选举别搞出什么暴乱来就谢天谢地了。”阿悟笑了，“菲律宾棉兰老岛事件知道吗？一位欲与现任知事抗衡的候选者，他的亲属以及相关人士都遭到绑架，最终还被撕了票。”

“就为了选举？”由纪夫惊讶不已。

“当知事可能就是有那么好处吧。最终被杀害的人居然有五十多个，太不寻常了。”

“跟我们县的选举倒有相似之处嘛。”阿鹰欣喜地说。

“哇，选举这事好恐怖哦。”由纪夫由衷地这么想。

晚餐后一家人来到和式房，准备打麻将。一开始，由纪夫以期中考试临近为由拒绝参加。“今天阿勋不在啦，三缺一，由纪夫你上吧。”阿鹰恳求道，“学习么待会儿再说吧，让阿悟教你不就得了？”

由纪夫心里觉得麻烦，但最终却给出“如果只玩一小时的话可以考虑”的回答，其实真正的理由是因为由纪夫并不讨厌玩麻将。

“阿勋该不会还在学校吧？”

“四十几岁的人了，还老是对着一帮中学生，他可真爱管闲事。”

“啊！”这时，坐在由纪夫对面的小葵发出叫声，像是想起什么大事情似的，只见他歪着脑袋说，“对了，阿勋的同事中有一位教数学的女老师，好可爱哦，不过名字叫我给忘了。她叫什么名字来着？”

“谁会知道那种事。”阿鹰不屑地说。

年近四十的小葵长了一张娃娃脸，没有一根白发，也没有发际线后移的迹象，从外表看起来就算被人少说十岁也不足为奇。事实上，他和由纪夫走在街上被误认为是两兄弟的情况绝不只有一两次。小葵的鼻梁又高又挺，双眼皮的眼睛总是炯炯有神。偶尔陷入沉思，会让人以为他在思考重要事情。其实，就算他只是在想晚餐的菜式，或是看着电视里身穿泳装的偶像明星而浮想联翩，那种神情看在普通女性的眼里，就像看到了“人世苦短，何处不忧愁”，看得她们两眼泪汪汪，心里直想“啊，他到底在思考着什么高深的问题呢”。可是呢，往往这种时候，小葵的脑瓜里只想着两个字——女人，就别说什么高深了，根本就是肤浅到让人跌破眼镜。

由纪夫看着自己的牌，把注意力集中在手上。记得从懂事起，家里就已经有了麻将桌，这是自己真正的记忆还是之后凭空加上的就无从考证了。不过，由纪夫的脑海里确实还留有这么一副景象——在自己还是手脚并用爬去和式房的幼儿时期，曾看到过四位爸爸个个表情严肃地打着麻将的情景。

念初中二年级时，由纪夫曾这么问过妈妈：

“妈，这么说起来，你是对喜欢打麻将的男人情有独钟啰？”

由纪夫的四位爸爸，无论是外貌、职业、性格还是嗜好，全都各不相同，所以说能找到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反倒叫人放心了。“不是啊，纯属偶然吧。”不过，妈妈知代漫不经心的回答却为由纪夫更增添了一丝疑惑。

“那样的话，妈妈为什么会同时跟这四个人交往呢？”当时由纪夫还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不过，冷静地想想，如果四个人都是同一个类型的话，就没必要和四个人交往了吧。一定还是因为他们各自拥有不同的个性，妈妈才同时跟他们交往吧。虽然在伦理道德上很难接受，但其中的道理由纪夫总算是明白了。

在由纪夫家里，麻将是最最不可或缺的娱乐之一，所以对于其他朋

友家里没有自动麻将桌，也不用定期去买新的麻将桌这两点，由纪夫是花了好长的时间才想明白的。

麻将开战没多久，坐在由纪夫左侧，也就是他的上家——阿悟漏出一句：“这么说起来，由纪夫带女朋友回来还是第一次。”手托下巴的阿悟有着很深的嘴角纹。

阿悟，拜托你别多嘴啊。在由纪夫变脸之前，小葵倒先发话了：“什么？”他快速张合着那两片性感的嘴唇，“‘带女朋友回来’是怎么回事？”

“今天，由纪夫的小女友来家里了。”振振有词在回答的是阿鹰。

“真的假的？”小葵瞪大了两只眼睛。

“太可惜了，小葵。”然而阿鹰的言语里听不出丝毫的同情，“怎么说呢，这也算你运气不好吧。”话音刚落，传来一声麻将牌接触桌面的声音。

“由纪夫和他的小女友合不合适没有我来鉴定那怎么行？”小葵边说，边伸长手臂从砌好的牌中摸出一张。

“我可不想多说，总之，多惠子只是我的同学，不是女朋友。”

“哦，原来叫多惠子呀，是个怎样的女孩？”小葵完全没打算收起好奇心，看着由纪夫问道。

“多惠子啊，好可爱哦。”阿鹰颇为感慨地说。

“很有礼貌，又活泼开朗，看上去像是个表里如一的孩子。”阿悟看着牌低声说道。

“还有哦，多惠子还说由纪夫长得跟我很像呢。”阿鹰撑大两个鼻孔，虽然看上去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想必他一早就等着机会告诉大家了。

其实由纪夫身上的遗传基因只来自于四位爸爸中的一人，所以，他们四人总是靠找出由纪夫与自己的相似之处来寻求安慰。“说到考试成绩